

豫

章

焚

書

第三冊

殘

章

焚

書

卷之四

暢谷文存卷三

雩都 宋昌悅 粹夫 著

性論

孟子曰性善荀子曰性惡揚子曰人之性善惡混蘇氏曰孟子既已據其善荀卿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善惡而已二子者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論不求其精而務爲相勝則紛紛之說不知其所止而其自爲論也則又曰善惡者性之所能而非性之所有彼其爲說告子已先言之曰性無善無不善又曰性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是也昔者

吾夫子未嘗論性也間亦嘗言之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韓愈得其說分而爲上中下三品上焉者善中焉者可導而上下下焉者惡而已矣諸家之說人或取韓子韓子之說實本孔子而宋儒之論性則曰性卽理也欲以此伸孟子性善之說夫旣謂之性又謂之理謂之理又何必謂之性理者着於事物而後名性者天所賦也子思云天命之謂性若直云天命之謂理其可乎以理詮性則可謂性卽理則不可朱子曰性者人所受於天之正理則理在性中而非謂性卽理也仁義禮智天所賦

與我之固有也天下亦有不仁不義不禮不智之人
獨得不謂之天所生乎故夫性善之說亦有時而窮
而吾夫子之論性必兼氣質而言之荀卿之說顯然
悖道不辨自明揚雄之說得其疑似而孟子性善之
說蓋原於子思天命之一言天有善無惡人有善無
惡蓋子思之論性本其至初者而以爲言而吾夫子
之論性兼氣質而言之也張子曰氣質之性君子有
弗性者焉此自學者事耳堯舜性之湯武反之夫豈
氣質所能囿哉乃吾夫子又嘗有言矣曰一陰一陽
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此之謂性蓋亦本

其至初者而以爲言故曰言各所當而已夫豈必硬
樹一的而爲衆鎬所叢射也乎

漢文帝論

三代以下人君有聖人之德者其漢文帝乎觀其寵
鄧通信新垣平此二事後世儒者所謂過也然卽觀
其過愈可以知其仁鄧通戲慢殿上申屠嘉以一節
召之不敢不至至則叩頭流血請死文帝必度嘉已
困通然後使人召通謝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夫
不愛一已之幸臣而以申大臣之節而爲大臣者亦
敢於召天子之幸臣數而責之而且欲擅斬之此一

事後世人主能聽其如此乎通之所以得不誅者亦
以罪未如律也初信新垣平言謂可以長生及垣平
使人獻玉杯殿下覺其詐卽誅新垣平此所謂不遠
之復也日月雖蝕何損於明彼夫祠竈致神服丹中
毒尙有至死而不悟者其相去何啻天壤哉過猶如
此則其他二十三年之間恭讓謙遜節儉慈仁專務
以德化民迄今讀文帝紀及與馮唐問答令人中心
惻然如讀堯典舜典夏商周書之誥命也而余所最
愛者勞軍細柳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
請以軍禮見文帝爲動改容式車使人稱謝皇帝敬

勞將軍成禮而去比出軍門嘆曰此真將軍矣及臨
崩又遺詔太子曰卽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嗟
夫君臣之間至於如此雖三代以上至於唐虞良明
際會又何讓焉

諸葛武侯論

武侯初出師伐魏不敢用魏延之策說者以爲魏延
面有反相武侯不敢使之別將殆非也愚以爲武侯
特謹慎太過而已魏延之言曰假延兵五千直從褒
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谷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
安夏侯惇怯而無謀聞延兵奄至必棄城而遁比東

方聞之兵合必二十餘日而公從斜谷來亦足以達
如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以定矣兵非出奇不勝
魏延之策真所謂奇策者而武侯不敢用何也心有
所怯也武侯之時主幼國貧朝廷之上更無復有兩
武侯者可任以大事武侯以一身臨表涕泣出師內
顧惶惶心可謂苦矣其言曰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
寄臣以大事夫當先帝在時武侯猶以謹慎著况幼
主在上危急存亡之秋又當出師之始武侯敢遽以
五千人輕擲於魏延哉縱令魏延之策萬萬無失而
武侯心則有所不敢向使武侯果用魏延之策先據

長安而有之得形勝之地出兵東臨信大義於天下
興復之效卽未可知而拓土開疆自易爲力何至如
後日六出祁山不能得尺寸之地而徒爲是紛紛也
乎吾故曰武侯不敢用魏延謹慎太過也或曰用魏
延之策果可以必勝乎余曰出師者先料已兼料敵
武侯在魏延方思自盡其才必不無故而敢反而是
時司馬懿未在兵間夏侯楙曹叡之壻統袴膏梁豎
子耳未聞有雄略也此真天所以賜武侯者且漢自
昭烈崩後數歲寂然一旦聞武侯出彼國朝野震恐
旣已略無備預以夏侯楙而守長安何能爲哉天下

事多以謹慎成此竟以謹慎敗街亭之失武侯過於信馬謖而快於用魏延也雖然亦天也武侯之謹慎此心可對千古耳

譙周論

蜀漢之亡亡於譙周而後之人但歸罪於黃皓陳壽既不爲黃皓立傳莫能著明其奸狀之所由而其傳譙周也稱之若不容口嗟乎萬世之人而可欺也則此賊竟漏網矣夫以昭烈帝創業之艱難諸葛孔明之勞瘁謀臣猛將百戰而未得定旣暫定矣垂數十年而譙周以一書生談笑而亡之嘻亦甚矣且斯時

蜀漢可以不亡也後主雖庸亦非大無道之君也自先帝喪師夷陵之後諸葛孔明南征北伐但聞其出兵以侵人未聞有舉兵而向蜀者四境之內民安其業物遂其生士樂爲用姜維之降將士咸拔刀斫石人心之戴蜀也深矣鄧艾小豎子攀木緣崖血戰而至成都勞困極矣姜維將兵守劍閣鍾會必不能越而與艾並力强兵大帥羅列而據險要尙多其人一呼而集並可以不待吳之救也不出數旬縛鄧艾擒鍾會易易耳面縛輿觀何太速乎周之言曰陛下旣降魏不裂土以封陛下臣請身至京師以古義爭之

夫譙周何人古義焉在司馬氏父子狼吞虎踞豈識古義是必先有是說以聞於周陰相關通故猝然間周得以大肆其猖狂惜乎後主過庸使稍有英氣執周而斬之號召義勇櫻城而守士氣百倍內有北地王譙以爲將外有姜維等以爲犄角雖百鄧艾焉能爲害乎且周素有無君不臣之心非一日也姜維北伐周作仇國論以諷自名其國爲因餘之國而以魏爲肇建之國夫爲人臣子不尊其君而外尊他人可謂悖矣又曰備者具也禪者授也言漢業旣具將授於他人也噫是何言哉又曰魏者大也曹者衆也衆

而大其會期矣。周蜀臣也，食人之祿，荷人之爵，立乎人之本朝，而自名其君，兼自名其先君，備具禪授之言，何所依據而擅作妖論？外心於仇讐，鄧艾一來，卽勸後主出降，窺其心若惟恐一日魏兵不至蜀漢，不亡則無以自實其言也。陰平橋頭之兵撤而不防，巫鬼之言安知譙周不有以使之乎？吾謂開門而誘盜者，必譙周也。特史不明，著其文，故後世亦莫得而知耳。覆人之社稷，斬人之宗廟，舉一國之土地，人民掃境而屬諸他人，而陳壽曰：劉氏無虞，一邦蒙賴。周之謀也，嗟乎！以此爲謀，尙得謂之奇謀乎？彼陳壽者，亦

周之徒歟亡人國以自利而其身入於魏而封侯壽
又贊之曰辭理淵通爲世碩儒嗚呼彼碩儒者勸其
主作降虜而已乎

王魏論上

昔者孔子仁管仲則後之君子自當恕魏徵
春秋之天下不可無管仲唐之天下亦不可
無魏徵春秋無管仲則一匡九合之功不著
唐無魏徵則貞觀之治不成後之論魏徵者
皆以匹夫匹婦之諒求魏徵者也太史公曰
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

畫無復之耳嗚呼後之論魏徵者欲魏徵爲
婢妾賤人而已乎彼其爲說何不折衷于孔

子

余作魏徵論從弟道原非之曰予之言則然矣然於
予朱子之說有礙奈何予朱子曰王魏先有罪而後
有功管仲有功而無罪余曰若以功論則王魏之功
與管仲未知其孰愈以罪言則管仲亦不得謂爲無
罪也桓公兄也予糾弟也不輔兄而輔弟一罪也輔
其弟以與兄爭二罪也不能死其所輔之人而翻身
以事仇三罪也仲安得無罪哉若王魏之罪則又有

辭矣當是時建成為太子然高祖在上則太子亦人臣也王魏貪高祖之祿立高祖之朝奉高祖命以爲東宮官其爵祿富貴有所受之也假使太子得罪高祖高祖從而廢之別立太子仍以其官命王魏王魏敢不受乎是王魏以高祖之臣爲太子東宮官半以其身臣高祖半以其身臣太子太子不得純爲君王魏不得純爲太子臣假使王魏爲東宮官而先有外心於太宗陰賣太子以圖後寵則王魏罪誠不勝誅矣而王魏無是也魏徵曰先太子若早從徵言豈有今日之事則當太子在時彼二人者亦思共殺太宗